

中国记者丛书

萧 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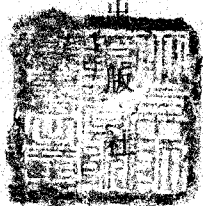
西欧战场特写选

XIYOU
ZHANCHANG
TEXIEXUAN

新 华 出 版 社

萧乾西欧战场特写选

新华
出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080169

1080169

萧乾西欧战场特写选

萧 乾 著

·

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

·

787×940 毫米 32开本 5印张 插页2张 80,000字

1986年6月第一版 1986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700册

统一书号：7203·144 定 价：0.95元

1124064

前 言

《中国记者丛书》将汇集几十名当代优秀记者的新闻作品，以系列书的形式分册出版，奉献给新闻工作者、新闻爱好者和广大读者。

新闻记者是政治家、社会活动家，站在时代前列的人。他们既是时代的传播者，前进脚步的讴歌者，又是历史的记录者、见证人。在战火纷飞的一九四七年，郭沫若同志曾写过一篇文章，满腔热情地歌颂革命转折关头时期的新闻记者。他写道：“无数勇敢正直的新闻记者，他们正是今天的左丘明、司马迁，我倒感觉着我们今天的文坛上应该推他们为祭酒。”“新闻记者的报道文学应该是最新最进步的一种文艺形式。把现实抓得那么牢，反映得那么新鲜，批判得那么迅速！它们成了我们每天的生命。我们每天清晨和晚上，就象中世纪的人要受神的启示一样，我们是受着新闻记者启示的。有哪一种文艺作品能抵得新闻文学的力量呢？有哪一位大

作家能有新闻记者的读者那么广泛？……”（见《文萃》杂志刊载的《新缪司九神礼赞》）郭老把记者比作左丘明、司马迁，要把他们推为文坛“祭酒”，这虽然有些过誉，但他确用诗一般的语言写出了新闻记者的功绩和作用，写出了新闻作品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和威力。这对那些几十年昼夜奔波在生活激流中的优秀记者来说，评价是公允的，当之无愧的。

为了使读者更多地了解记者，熟悉他们的生活，欣赏他们曾对人们有过启示作用的名篇，并从中学到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采访写作经验，这套丛书将有如下几个特点：

首先是注意汇集各个时期记者中的代表人物，反映各个时期新闻工作的特色和风貌。选入丛书的人物中，有在苦难的旧中国就投身新闻事业的新闻界前辈，有革命烽火中百炼成钢的党的杰出的新闻工作者，有全国解放后在党的哺育下锻炼成长的新闻战士。时期不同，成长道路不同，活动方式不同，新闻写作的特点也有所不同。这样，从这套丛书中既可以看到百花齐放、兼收并蓄的特色，又可以看出几十年来我国新闻战线群星灿烂、前赴后继的局面。

其次是尽量选录各个个人的代表性的作品，揭示每个人物的写作特点和新闻风格。在这套丛书中，有战地新闻通讯选、考察报告选、人物专访选、农

村散记选、经济新闻选、社会调查报告选、报刊杂文选、国际新闻通讯选、国际评论选、东北战场通讯选、西欧战场特写选等几十种。记者经历不同，活动领域不同，新闻体裁不同，写作上的风格也就有了不同。这样，就构成了一个新闻风格、新闻体裁上的五彩缤纷的百花园，为读者在新闻写作上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范例和范文。

再次是，每册正文之前有作者的小传和近照，正文之后有编后记、作品评介，或作者自己撰写的类似“我是怎样当记者的”、“战地采访日记”等各种形式的介绍评析性的文章。这样就把每个人物的生平、特点、概貌勾画出来了，既为读者学习这些优秀记者的范文提供了背景材料，又为新闻研究人员探索新闻界名人成长道路，提供了可靠的资料。

为了使这套丛书自成体系，有一定的完整性、连续性，全书虽有几十册，但规格是统一的。每册不超过八万字，精选精编；装璜设计一律，力求美观大方。为了便于携带，全部采用窄32开本。这些做法是否有当，编辑出版工作有何疏漏，请读者指正。

这套丛书由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和新华出版社共同编选出版。



萧 乾 小 传

萧乾同志，蒙古族。一九一〇年一月二十七日生于北京。现代作家、文学翻译家、著名记者，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。第五、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。

萧乾同志，自幼半工半读，织过地毯，送过牛奶。在北京书局学徒时开始接触文艺。一九二六年因参加北京崇实中学的C·Y组织而被捕，不久被学校保释。后化名萧若萍到广东汕头，在角石中学任国语教员。一九三三年开始在《水星》、《国闻周报》及《大公报·文艺》上发表小说。一九三五年于燕京大学毕业后，先后在天津、上海、香港等地主编《大公报·文艺》并兼旅行记者。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六

年旅英。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任《大公报》驻英记者。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为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研究生。一九四四年后任《大公报》驻英特派员兼战地记者。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负责上海《大公报》国际问题社评兼复旦大学教授。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间参加香港《大公报》起义，并协助地下党英文刊物《中国文摘》的编译工作。一九四九年后任英文《人民中国》副总编辑。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八年曾先后任《译文》编辑部副主任、《文艺报》副总编辑、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顾问，一九六一年调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，现为该社顾问。

萧乾同志的主要作品有：短篇小说集《篱下集》、《栗子》；长篇小说《梦之谷》；散文集《小树叶》、《珍珠米》；报告文学集《人生采访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萧乾选集》（四卷）等。翻译作品有《好兵帅克》、《大伟人江奈生·魏尔德传》、《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》、《里柯克讽刺小品选》及《汤姆·琼斯》等。

目 录



- 1 赴欧途中
- 9 血红的九月
- 20 伦敦一周间
- 43 矛盾交响曲
- 50 银风筝下的伦敦
- 62 一九四〇年的圣诞
- 68 到莱茵前线去
- 83 南德的暮秋

赴欧途中

一 葬 礼

离港后，三十天来，我流荡在那条法国船上：窗口堵死，灯泡涂黑，颠簸在渺茫无际的大海里，不分昼夜，救生船总是悬挂在那不祥的位置上。每天下午茶后的课程，常是套上发霉的救生圈、带，在甲板上作紧急逃命的演习。（想不到在地中海上竟真地搞了一次！）此外，船上的生活乏味极了。除非那歇顶的乐师高了兴，在月光下拉起手风琴来。随之，冷清的甲板上也会鬼蜮般地扭出几对舞伴的影子。琴声衬着海上的景色，是郁悒而且凄凉的。跳舞的全是男性的船客，（枯燥古怪的日子啊！）水手、商人、教授，都是被征调回国的。即使这条船安全靠了马赛，他们的前途也依然不可知。在那第二座“无名英雄墓”上，这三十来人是多么小一撮坟土呢！

从童年，我就听到巴黎圣母院这个名字，我常

凭藉书本和电影，摹想它庞大幽静的身影。然而，当我走进它时，百十个工人正攀在这古老巍峨的建筑上，扎着堆沙袋的钢架呢。我悄悄由那旁门走进。天色已近黄昏，殿里阴森怕人。圣坛的石阶上，正跪了无数男女老幼，各背防毒面具向那座为沙袋厚厚包起的圣母像祈祷呢，祈祷她扑灭战火，要么就让法兰西取胜。刚好殿里正举行葬礼，主教念念有词，为死者祝福。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向我兜售十字架。我虽是一个槛外人，不禁也接了过来。躺在殿中间的那口棺材，好象是人类二十五年来的一场和平好梦。我低首站在那里默默地陪那些家人，向它告别。然后，蜡烛灭了，棺材抬出去了。清冷街头，闪烁着点点绿光。我为黑暗与寂寞所惊醒。

我是用同样沉重的心情走出威斯敏斯特教堂的，只是伦敦连那点绿光也没有。我摸着黑，沿了那古老的大城走，生怕一脚踩空，跌进泰晤士河。好容易摸到了一个地铁站口，总算见到了光明。

二 总 动 员

当西贡报纸上刊载着宣战后的香港如何震动时，正是它本身手足无措的时候。多少只港船泊在

港内不敢拔锚，西贡钞票和法郎以外的货币，都没有了行情。那是战争开始，慌张原不足怪的，一个港口警察生了邪气，竟把过路的旅客当囚犯解押^①。在动物园向槛内猴子招呼一声，也捉去课以重罚。真是为战争吓懵了，疯狂了。但看街头那种水旱丘八和情人拥抱得难舍情景，对那疯狂也不能苛责了。

幸亏仅过了七天囚犯日子，那以后，另外一条法国船又载我们航向中国海的南端了。

在欧亚的航线上，这应是一条很小很小的船；但和它载的客比起来，还实在太大了。乘客不多，国籍却颇复杂，有挪、荷、比、瑞、美及波兰人，但绝大多数是那些将被送入马奇诺防线的法国人。同他们混了些时候，使我开始明白人家“全国总动员”的意义。那些未来的战士中，将有公司职员、工程师、医生，还有一个上海法国学校的希腊拉丁文教授。一纸征调令，便只好丢下妻小，放下他的古典学问，他的安定生活，遄返祖国扛枪打仗。这人年纪不到三十，漂亮的脸蛋上，永远挂着法国人所缺少的沉郁。起先我以为他厌战呢，我用零落的法文同他攀谈，他说有希特勒就没有法国，没有了法国还有什么？

① 详《坐船犯罪记》。

多情的反是那个海军下士。他到过南非、中美和中国，在广州和上海住过，这回是由汉口调来的。他是一个十足的风流水手，会背诵几首拉玛丁的诗。他的爱情散布在地球的各角落。他告诉我上海那位白俄姑娘对他有多体贴。“你一定得看看她的照片！”他打开皮夹找，先掉出来的却是一张纤小粉红的名片：“由纪子——”下面是街名门牌。他连忙又唏嘘起来，用做梦的神情回忆在武昌邂逅的那个大阪美人了。他数说一阵“由纪子”的温柔可人，又翻找起那个白俄姑娘的照片。好容易找出来了，“还能再美些吗，您说，先生！”一汪泪水已在他眼眶里打转了，他说曾经向她发过誓，谁也抢不走他。“但是——”他耸了耸肩，“现在法兰西要我了，那可完全不同了，我必得走啊！”

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那位年在七十开外的老太婆——麦唐纳夫人，她简直是个奇迹。年纪一点儿不能使她老，她实在是船上最健壮的一个。当风浪大作，同船一个个病倒时，她反而替别人照顾起小孩。她立在甲板上逐字地替我翻译当日的法文新闻电报。风吹乱了她苍白稀疏的头发，船摆动得如摇篮，然而她大声向我讲着她曾想谋杀希特勒的计划。“我总还希望这小子有点出息！”她已为这个船公司服务了三十五年，是个英国妇人，但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她都会说。三十五年来，她见过不少

事故了：风险、鱼雷，甚而海盗。她没什么怕的。“去，睡你的好觉，我担保你可平安到达马赛。”她的话对了，在塞得港我为她发了封信，是给她三个孙子的，现在澳大利亚。她大孙子是在王家空军里。“看吧，这次战争比上次打得凶得多了，因为我们孙子这一辈比我们又残忍多了。他们是在上次大战中生养下来的仇恨的种子。”问到她自己的计划，她说：他们忘记动员她了，她也得回去，反正英法全是她的家，到马赛她先投奔防空部，那里也许需要一个不怕受累的老太婆；再不济她还是上次欧战中的一个红十字会员呢，她还找得到关系。“多半我还是要往前线去的。”她自己噤着。

三 胡子的命运

新加坡的中国酒楼排场真大，客人举箸时，旁边丝竹齐奏，一位艳装女伶已在唱起缠绵的粤剧了。船上过得那么紧张，这升平点缀，几乎离奇得不可信！正唱着，哗啦一声，大风把墙上挂的镜框吹掉了，登时满座惊慌起来。在战争中，人们的胆子变得更小，但也更耽于享乐了。

可是回到船上，站在天桥看“华工”们装木材，那是动人的。粗大的手臂，专注的神色，在货舱里

跳来跳去。到快天黑，货舱才装半满。由口袋里掏出一份晚餐：绿叶裹包着米粉。抗战以来，几百几千万侨胞捐款就是这么挣来的啊！走到哪里，图画永远是这么两幅！印度洋上是一段又长又苦的日子。那为黄种人准备的一列桌子，这时已空得净光，只剩下自己在那里嚼硬面包。好容易结识了一个印度青年，刚由牛津毕业的。谈了半天尼赫鲁、甘地和他返印的抱负。印度真是哲学之邦，什么事他都很有条理地争辩，半夜三点前他从不离开甲板，对着星斗，他唱他的乡曲，动人的声调！但快到科伦坡时，他激动起来。“有陆地了，看！”他又拍手又跳，“离开四年的母亲的土地啊！”但是这土地转眼就消失了——天边一道黑云把它遮住。

还有那个“没有国家”的不幸者呢，他是华盛顿白宫所不承认的一个美国公民。父亲是上海滩上的一个浪荡汉，正牌花旗人。这个手臂上雀斑特多的孩子，是他和一个白俄舞女结合的纪念品。如今两个人全死了，这个没国籍的儿子，往白宫上了多少呈文，白宫摇头。这回欧洲打仗，他算计法国必定缺人，他要去冒险当雇佣军：“不图别的，我并不喜欢法国，”他告诉我，“但是，我必须有一张正式的护照，一个确定的国籍呀。”七天的航行，靠个码头谁不高兴上岸上走走——即使仅仅踏踏不晕人的陆地也好。但每个港口的警察都向他翻白眼，真

象没国籍便不是人，还是我替他买的香烟！那在东北传教二十年的比利时神父告诉我许多“满洲国”的“德政”，怎样鞭打、残杀，气都不准出。老头子说：“好哇，你还笑嘻嘻的，究竟是从自由中国来的，你的弟兄们已经八年没笑过了！”

走过阿拉伯海，走过西奈山，回想当年以色列民族流离困苦况。一个民族沦亡了，即使是“选民”，上帝也不能伸手拯救的。几千年来，这无辜的民族便在地球上被别人踢着，赶着，给看成人类的累赘。

没有国家，便没有了存在，这才是真理，得守着它！然而，在我们这片幸运的土地上，竟有把这份存在双手奉送给主子的呢！天哪，他吃什么长大的！

一个法国神父要我猜他的年纪，我真猜不出：一张稚气的脸，玉蜀黍样的长须，茂盛地由他颊部蓬起，直垂到胸脯。白色的道袍，黑腰带上佩着庄严的十字架。这年纪才二十八岁的神父，非常珍爱他这一副胡子，让红海的风吹它，让地中海的太阳晒它。到夜晚，他述说种种奇迹，劝我皈依天主。快到马赛时，要我替他这胡子照张像，为什么呢？一上岸，这副自幼留的、精心修剪的胡子，便将与他永别了。他是个一九三七级的骑兵上士呢！剃掉它，马上便拿起枪杆来了。

“这不和你的信仰冲突吗？至少它犯了十诫之一。”

“他奇怪我的质问。上帝是嫉恶如仇的，他说。一个信仰上帝的人，应该比一个普通兵士更勇敢向前，上帝并没有要他屈服在恶霸的淫威之下，‘有法兰西，方有世界。’”

说着，他可又带着依恋之情捋起那副胡子了。然而对于杀敌，他是那么迫不及待。

我总在怀疑，宗教，传给东方的和他们自己信的，是两码事。到了民族存亡时刻，神父也还是脱下道袍，剪掉胡子，奔赴战场的。制服希特勒靠神力是不中用的，还得靠人力。

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四日，剑桥